十駕齋養新錄卷第八

宋季耻議和

宋與金讐也義不當和而紹興君臣主和議甚力爲後世詬病厥後張浚韓侂胄志在恢復訖無成功及金人爲蒙古所困眞西山奏請絶其歲幣嗣是金人索歲幣連歲犯邊以垂斃之金與宋决戰宋猶未能得志其國勢積弱可知矣然則從前之主和以時勢論之未爲失算也元與宋無讐入蔡之役孟珙會兵分金主函骨以歸稍雪靖康之耻是元且有德于宋矣論勢當和論理亦當和而全子才

趙葵首倡收復三京之議宰相鄭清之力主其說横挑强敵兩京卒不可復而元兵分道來侵蜀土失其大半并襄陽亦棄之宋之失計誤國未有如清之者也史家以其召用眞魏二儒諛之曰小元祐而絕不言其開邊釁地之罪可謂信史乎賈似道援郢遣使蒙古請稱臣納幣乃得退師既而盡諱其事幽囚郝經等置和議于不問致蒙古興問罪之師其曲在宋不在蒙古也我弱彼强彼又先遣使而必不肯主和以速其亾葢由道學諸儒恥言和議理度兩朝尊崇其學廟堂所習聞者迂濶之談而不知理勢之不可同日語也

四川宣撫

四川有宣撫司自張浚始本稱川陝宣撫司建炎三年浚以經略陝西駐軍秦州及富平之敗退屯閬中紹興三年浚召還以王似盧法原爲宣撫副使（王象之云舊宣撫司卒居綿閬之間）四年以吳玠爲川陝宣撫副使置司河池又以趙鼎都督川陝荆襄軍馬不果行九年吳玠爲四川宣撫使玠尋卒以胡世將代之仍治河池十二年和議成移宣撫司于利州以鄭剛中爲使十七年剛中罷而以知成都府李璆爲四川制置使治成都自是不設宣撫司三十一年復以吳璘爲宣撫使判興州乾道三年四月吳璘卒以汪應辰主管

宣撫司事移司利州六月以虞允文爲宣撫使五年召允文還以王炎代之移治興元府八年虞允文再出爲宣撫使仍治興元淳熙元年允文卒鄭聞代之聞召還以沈夏代之二年夏召還遂罷宣撫司開禧用兵以程松爲宣撫使吳曦副之曦叛松遁還安丙爲宣撫治利州丙卒仍省宣撫

四川制置

宋南渡後以四川爲上游重鎭蜀土富實無兵革之擾居官者以爲樂土自開禧吳曦叛以西和階成鳳四州賂金安丙誅曦之後并復四州及嘉定十年以後金人以絶歲

帑屢犯邊制置自成都移治利州尋又退守劒州時金方多事雖得城邑仍不能守也寶慶三年蒙古滅西夏遂與宋爲鄰制置鄭損棄三關遂失關外四州紹定四年元兵破興元出饒風關制置桂如淵不能制然其時元人志在吞金假道東出初不欲取宋州郡也端平元年孟珙會元兵滅金南北可以和好而宰相鄭清之妄啟邊釁稱兵汴洛敗績而返其明年元兵大入取利州潼川兩路并破成都諸司退保夔門而蜀事不可問矣其後彭大雅築重慶城爲蜀根本制置移治重慶寶祐六年元兵大舉入蜀宋之疆土益蹙所存唯重慶合涪瀘夔諸州而已今攷紹興

以後任制置者先後歲月於左方其所不知蓋闕如也

席益紹興五年十月除四川安撫制置大使知成都府

胡世將八年任制置使九年遷宣撫副使自是不設制置司

李璆十七年七月除四川安撫使知成都府兼權四川宣撫司十八年五月除四川制置使罷宣撫司

曹筠廿一年七月除四川制置使廿三年罷

蕭振廿三年五月除四川制置使

符行中廿四年除四川制置使

蕭振廿六年再任四川制置使廿七年卒

李文會廿七年除四川制置使廿八年卒

王剛中廿八年九月除四川制置使

汪應辰 乾道三年四川制置使
晁公武 乾道四年三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六年以與宣撫王炎不協罷制置司歸宣撫司
薛良朋 淳熙元年以四川安撫使兼制置使
范成大 淳熙元年十二月除四川制置使
胡元質 淳熙四年二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七年罷
留東之 淳熙七年以成都路提刑權制置使
陳峴 淳熙八年除四川制置使
留正 淳熙十二年任知成都府制置使十二月以病去
趙汝愚 淳熙十二年十二月除知成都府
京鏜 紹熙三年四川制置使

邱崈紹熙三年四月除四川制置使

趙彥逾紹熙五年十二月除四川制置使

程松開禧元年六月除制置使二年三月進宣撫使治興元府以吳曦叛松遁三年二月罷

楊輔三年二月除制置使三月進宣撫使四月召

吳獵三年四月除制置使尋召

安丙三年三月除宣撫副使嘉定二年四月授制置大使罷宣撫司七年三月召

董居誼七年三月自知成都府除制置使十一年自成都進治利州十二年金兵入武休關居誼遁正月被召

聶子述十二年正月除制置使五月召

安丙十二年五月再除宣撫使十四年十一月卒

崔與之十四年十一月自知成都府除制置使十七年三月召

鄭損十七年三月自淮東帥除制置使寶慶三年棄三關遁

桂如淵紹定元年自湖北帥除制置使

李𡌴四年十月除制置使知成都府嘉熙元年進宣撫使

趙彥呐四年十月除制置使知興元府

楊恢嘉熙元年除制置使尋改參贊宣撫司

丁黼元年制置使與元兵戰敗死見忠義王翊傳

孟珙四年二月除宣撫使淳祐元年二月改京湖制置大使

彭大雅除制置使未詳年月或在孟珙之前

陳隆之淳祐元年制置使十一月元兵破成都死焉

余玠二年六月除宣諭使十二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寶祐元年六月召

余晦元年六月除宣諭使八月除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二年六月召

李曾伯二年六月除四川宣撫使兼荆湖制置大使十月詔進司重慶

蒲擇之二年閏月暫充制置八月除制置副使兼宣撫判官四年三月除宣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

呂文德開慶元年三月除制置副使十一月改京湖安撫制置使

俞興制置使景定二年罷

劉雄飛二年十一月除制置副使知重慶府四年三月除制置使

夏貴五年四月除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咸淳四年十二月改沿江制置使

朱禩孫咸淳六年二月除權兵部尚書仍四川制置使知重慶府據度宗紀有仍字是夏貴移鎮後即以禩孫代之矣八年二月除制置安撫大使十年改除京湖四川宣撫使兼知江陵府

張珏德祐元年除制置副使二年除制置使

沿江制置

自開禧用兵而建康守臣遂有江淮制置之名厥後兩淮別立制府而建康帥獨兼沿江制置使嘉定十二年嘗置制置副使于鄂州尋省咸淳中又有制置副使治黃州未幾而國亾矣

葉適開禧二年七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二月改江淮制置使七月召

徐誼開禧三年九月除江淮制置使尋免兼

邱崈嘉定元年正月除江淮制置大使六月召

何澹嘉定元年八月除江淮制置大使二年六月丁憂

黃度嘉定三年正月除江淮制置使五年十月除權禮部尚書

劉榘嘉定六年正月除江淮制置使八年七月除權工部尚書尋致仕

李大東嘉定八年十一月除主管江淮制置司公事九年正月召

李珏嘉定十年二月除江淮制置使十二年四月丁母憂

李大東嘉定十二年九月再除沿江制置使十五年九月奉祠

余嶸嘉定十五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寶慶元年正月致仕

邱壽邁寶慶元年正月暫權沿江制置事三年二月赴闕

趙善湘寶慶三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紹定三年改江淮制置大使六年二月奉祠

李壽朋紹定六年七月除沿江制置使十二月召

陳韡端平元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嘉熙元年二月兼淮西制置使

別之傑嘉熙二年正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二月兼督府參贊軍事四年三月權督府職事淳祐元年二月

兼淮西制置使二年正月除僉書樞密院事

杜杲淳祐二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四年三月除刑部尚書

董槐淳祐四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五年五月召

趙以夫淳祐五年六月除沿江制置使七年四月移知平江府

趙葵淳祐七年六月以樞密使督視江淮京湖軍馬兼知建康府九年二月進右丞相辭不拜

吳淵淳祐九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十二年移知福州

王埜淳祐十二年二月除沿江制置使寶祐二年六月除禮部尚書

邱岳寶祐二年八月除沿江制置使三年六月致仕

馬光祖寶祐三年八月除沿江制置使六年二月改荆湖制置使

趙與𥲅寶祐六年二月除沿江制置大使

馬光祖開慶元年三月除沿江制置大使九月詔移司江州十一月仍回建康景定二年十月召

姚希得景定二年十月除沿江制置使五年三月召

馬光祖景定五年三月再除沿江制置大使咸淳五年三月除知樞密院事

吳革咸淳五年三月除主管沿江制置司六年五月除制置使

趙溍咸淳九年四月除沿江制置使

汪立信咸淳十年除沿江制置使兼江淮招討使尋卒

趙溍德祐元年沿江制置使元兵至棄城遁

兩淮制置

開禧用兵嘗以鄧友龍宣撫兩淮未幾并江淮置一制置使治建康嘉定十二年以後始有淮東制置治楚州王象

之云楚州今爲淮東安撫司兼山東制置使後治揚州

賈涉 嘉定十二年九月除主管淮東制置司公事兼節制京東河北軍馬十四年正除制置使十六年六月卒

邱壽邁 暫權制司

許國 嘉定十六年十一月除淮東制置使寶慶元年兵亂死

徐晞稷 寶慶元年除淮東制置使二年罷

劉琸 寶慶二年除淮東制置使是年破逐

姚翀 寶慶三年正月除淮東制置使

以上制置皆治楚州及姚翀敗以帥楊紹雲兼制置不復立閫改楚州爲淮安軍尋又以淮東總領岳珂攝制置事

趙善湘 紹定三年自沿江制置使兼江淮制置大使

趙葵 紹定六年除淮東制置使知揚州端平元年改京河制置使入洛師潰仍爲淮東制置移司泗州端平三年復除淮東制置治揚州淳祐二年入知樞密院事

李曾伯 淳祐二年除淮東制置使

邱岳 淳祐　淮東制置使八年兼淮西制置

賈似道 淳祐十年三月除兩淮制置大使寶祐二年除同知樞密事仍舊任十一月除樞密使兩淮宣撫大使開慶元年除京湖四川宣撫大使

李庭芝 景定元年主管兩淮制置司公事咸淳五年正月除兩淮制置大使六年正月移京湖制置

印應雷 咸淳六年正月除兩淮制置使

李庭芝 咸淳九年十一月除淮東制置使德祐二年死難

淮西制置司或合於沿江或合於淮東紀志皆無明文今

紀其所知者王象之云廬州今爲淮西九郡帥府淮西制置使嘉定之制

楊恢端平三年淮西制帥見齊東野語

陳韡嘉熙元年以沿江制置使兼

杜杲嘉熙二年九月除淮西制置使知𡊮州

史嵩之嘉熙三年二月除淮西制置使知廬州

别之傑淳祐元年以沿江制置使兼尋入執政

邱岳淳祐八年以淮東制置使兼

賈似道淳祐十年除兩淮制置大使

夏貴咸淳九年十一月除淮西制置使德祐二年以城降元

京湖制置

南渡紹興初岳飛收復襄陽郢隨諸州始置湖北京西宣撫使治襄陽其後宣撫司罷而江陵襄陽守臣各帶安撫使隆興初嘗置湖北京西制置使未幾罷開禧間復設宣撫尋罷而置荆湖制置於江陵嘉定間移治襄陽自是始定京湖制置之名

虞允文隆興元年七月除湖北京西制置使二年七月召

韓仲通乾道元年六月罷制置司二年除湖北京西制置使

薛叔似開禧二年四月除京湖宣撫使十二月罷

吳獵開禧二年十二月除京湖宣撫使

項安世以湖廣總領權宣撫事

李大性 荆湖制置使知江陵府當攷年月

劉光祖 嘉定五年二月自襄陽帥爲京湖制置見荆門州題名石刻

趙方 嘉定十年京湖制置使十四年七月進大使八月卒

陳晐 嘉定紹定間京湖制置使

史嵩之 紹定五年正月除京湖制置使知襄陽府端平元年罷

趙范 端平元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三年以失襄陽奪官

史嵩之 嘉熙元年任三年正月拜右丞相仍督視諸路軍馬

孟珙 嘉熙二年除京湖制置副使尋除制置使三年兼知鄂州四年除四川宣撫使兼知夔州仍兼京湖制置使淳祐元年進大使兼夔路制置大使置司峽州四年兼知江陵府六年九月卒

賈似道 淳祐六年九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九年三月進大使

李曾伯淳祐十年三月除京湖制置使十一年十一月進大使寶祐二年兼四川宣撫使其京湖職事令呂文德主之

吳淵寶祐三年三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趙葵寶祐五年七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馬光祖寶祐六年二月除京湖制置使十二月移司峽州

呂文德開慶元年除京湖制置使兼知鄂州咸淳五年十二月卒

李庭芝咸淳六年正月除京湖制置大使

汪立信咸淳九年四月除京湖制置使知江陵府

朱禩孫咸淳十年七月除京湖四川宣撫使知江陵府德祐元年四月降元

高達咸淳十年十二月除湖北制置使德祐元年四月降元

京湖

宋初有荆湖南北路南渡以後中原盡失唯京西路之襄陽府隨州棗陽光化信陽軍尚爲宋土故有京湖路之稱葢合京西湖北爲一路也棗陽本隨州屬縣南渡後升爲軍而地理志不載升軍事亦史之漏略王象之云隨州舊領縣三曰隨縣曰唐城曰棗陽紹興五年廢唐城爲鎮隸隨縣嘉定十二年制置趙方奏陞棗陽爲軍却割德安府應山縣來屬仍以棗陽之桐栢鎮隸隨縣却將隨縣便近鄉村撥換與棗陽軍對易

利州路分東西

王象之云自紹興十四年分利州爲東西路乾道四年復合爲一淳熙二年復分三年復合五年復分紹熙五年復

合慶元二年復分嘉定三年復合嘉定戊寅以聶子述帥東路丁焴帥西路而復分今復合矣初紹興十四年以秦鳳路階成西和鳳屬利西路與文龍其七州後又益以天水軍爲八州以沔州（本名興州）爲帥府以興元利閬隆慶巴蓬金洋大安九州軍爲利東路以興元爲帥府此其大略也利東西路分置安撫一治興元一治新沔（即興州也後改沔州）自鄭損以制置使移司新沔金人入寇損倉皇回利州人情震懼高崇言爲今日計宜循舊比以二帥分治梁沔守衛邊埸制置使還利端居堂奧委任責成庶幾緩急不致貽輕納侮譬諸象奕大將不出宮不臨河也（見魏了翁撰崇墓志蓋在紹定初）

湖東湖西路

紹興元年詔分鄂岳潭衡永道郴桂陽八郡爲湖東路安撫使置司于鄂州鼎澧辰沅靖合邵全武岡九郡爲湖西路安撫司治鼎州

襄陽暫復

趙范失襄陽在端平三年二月即元太宗之十年也而元紀於是年冬始書襄陽府來附又攷魏了翁集有奏備別之傑申到劉廷美等復襄事宜狀云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遂爲北人所據又據諸處探報申北人在城內起屋造酒以待僞酋及韃賊大隊前來度

夏行府遂委參謀官別之傑差信實幹事人齎榜劄告命
前去結約土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旨
揮特與超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鈐之傑遂遣使臣鄧雲
等齎上件告命及開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前交付
今據鄧雲等狀申江海都統與廷美之弟廷輔商議稱督
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參謀司亦已調兵應援樊城廷輔
遂即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月二日起離荊門取南漳縣
老鴉山路招集官民兵鄉農間道前去仍約廷美大軍會
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已行克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
見係劉廷美兄弟看守臣又得之傑書稱江海聞報遂自

荆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恊力扞禦云云其事不載宋史據了翁狀中雖云既失復得別無與元兵攻戰之文是襄陽之陷止由軍將不和擁衆外叛而元兵初未至故劉廷美等得乘虛入城耳及元兵至而紛紛投附其地始爲元有元史繫之是年冬得其實矣

復襄樊年月不同

宋史理宗紀淳祐十一年十一月京湖制司表都統高達等復襄樊按紀于端平三年失襄陽之後至此始書復襄樊而元史太宗紀乃云戊戌即嘉熙二年歲襄陽別將劉義叛執游顯等降宋宋兵復取襄樊孟珙傳亦云嘉熙二年正

月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雖有一年之差然較之高達復襄樊相去至十二三年意者嘉熙收復之後仍不能守至高達始有之乎元大一統志端平丙申襄陽失守淳祐辛亥高達復襄亦不載嘉熙收復事蓋自劉義降宋以後元已棄襄而不有亦不立鎮戍至淳祐辛亥始復屯駐重兵於此非以兵力取之在宋雖有拓邊之勞在元未有失地之實也元史憲宗紀不載高達取襄樊蓋自戊戌以後襄樊已爲宋土矣又攷姚燧撰鄧州趙長官碑云乙未太子南征還令鄧均唐三州民徙雒陽西三縣明年丙申襄樊亦徙雒陽是丙申襄陽失守之時蒙古已徙其民于雒陽區區空城本不作留戍計也

喫菜事魔

向讀沈繼祖劾朱文公疏有喫菜事魔之語不解所謂頃
讀李心傳繫年要錄載紹興四年五月起居舍人王居正
言伏見兩浙州縣有喫菜事魔之俗方臘以前法禁尚寬
而事魔之俗猶未至于甚熾方臘之後法禁愈嚴而事魔
之俗愈不可勝禁州縣之吏平居坐視一切不問則已間
有貪功或畏事者稍蹤跡之則一方之地流血積屍至于
廬舍積聚山林雞犬之屬焚燒殺戮靡有孑遺自方臘之
平至今十餘年間不幸而死者不知幾千萬人矣仰惟仁
聖在上視民如傷而民愚無知蹈禍至死竊意陛下所宜
惻然動心而思欲究其所以然之說也臣聞事魔者每鄉

每邨有一二桀黠謂之魔頭盡錄其鄉邨姓氏名字相與
詛盟爲魔之黨凡事魔者不肉食而一家有事同黨之人
皆出力以相賑卹葢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
相親故親卹而事易濟臣以爲此先王導其民使相親相
友相助之意而甘淡薄務節儉有古淳樸之風今民之師
帥旣不能以是爲政乃爲魔頭者竊取以瞽惑其黨使皆
歸德於魔于是從而附益之以邪僻害教之說民愚無知
謂吾從魔之言事魔之道而食易足事易濟也故以魔頭
之說爲皆可信而爭趨歸之此所以法禁愈嚴而愈不可
勝禁伏望陛下念民迷之日久下哀矜之詔書使人曉然

知以爲不肉食則費省故易足同黨則相親相親故相卹而事易濟此自然之理非魔之力而至于邪僻害教如不祭其先之類則事魔之罪也部責監司郡縣責守令宣明詔旨許以自新又擇平昔言行爲鄉曲所信者家至而戶曉之其閒有能至誠用心率衆歸善者優加激賞以勵其徒庶幾舊染之俗聞風丕變子子孫孫咸被聖澤實一方生靈赤子之幸詔諸路帥憲司措置毋得搔擾生事乃知喫菜事魔卽今人所謂邪教也

陸游條對狀自古盜賊之興若止因水旱饑饉迫於寒餓嘯聚攻劫則措置有方便可撫定必不能大爲朝廷之憂

唯是妖幻邪人平時誑惑良民結連素定待時而發則其爲害未易可測伏緣此色人處處皆有淮南謂之二襘子兩浙謂之牟尼教江東謂之四果江西謂之金剛禪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之類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其神號曰明使又有肉佛骨佛血佛等號白衣烏帽所在成社僞經妖像至于刻板流布以祭祖考爲引鬼永絕血食以溺爲法水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槩舉更相結習有同膠漆萬一竊發可爲寒心

吳潛建儲之謗

吳毅夫建儲之謗宋史言之不詳頃見周密癸辛雜識有

一條云魏峻字叔高號方泉娶趙氏乃穆陵親姊四郡主也理宗第六庚午歲得男此庚午字誤若謂嘉定庚午則福王第八理宗尚未爲皇子若謂咸淳庚午則度宗已即位矣小字關孫自幼育於紹興之甥館實慈憲全夫人之愛甥也慈憲每于禁中言其可喜且爲求官穆陵以慈憲之故欲一見而官之遂俾召至皇城法凡異姓入宮門必縣牌于腰乃可唯宗子則免此一時權宜遂令假名孟關以入見焉時度宗亦與之同入宮欲其故遂倡爲魏太子之說既而外廷傳聞浸廣于是王伯大吳毅夫得其事遂形奏疏而四方遂有魏紫姚黃之傳其實則不然也關孫後溺死于榮邸瑤圃池中當吳毅夫爲相日穆陵欲

建儲吳不然之欲別立汗邸承宣口口方甫以通殷勤吳以罪去國紹陵旣爲皇子嘗遣人俟於汗邸欲殺之方知之乃自後門逃去後爲謝堂捕之送兵馬司自刎而死此事福王親聞之穆陵云按汗邸當是漢邸之譌所云漢邸承宣其名亦無攷要皆出讒謗之口不足信也

遼史

天祚紀乾統元年初以楊割爲生女直部節度使其俗呼爲太師是歲楊割死傳於兄之子烏雅束束死其弟阿骨打襲按楊割卽金史之盈歌追謚穆宗者也據金史世紀以癸未歲卒卽宋崇寧二年遼乾統三年也紀繫於乾統

元年誤矣世紀康宗烏雅束乾統五年癸未襲節度使五年當是三年之譌烏雅束以癸巳歲卽世據太祖紀世紀作癸酉誤當遼天慶二年而遼紀失書遼金兩史同時刊修而不相檢照如此

壽隆年號誤

道宗初改元淸寧次咸雍次太康次大安各十年次壽隆至七年止此見於遼史者也按洪遵泉志引李季興東北諸蕃樞要云契丹主天祐年號壽昌又引北遼通書云天祚卽位壽昌七年改元乾統鼂公邁歷代紀年遼道宗改元淸寧咸雍太康大安壽昌東都事略附錄紹聖三年改元壽昌今刊本作昌壽誤文獻通攷洪基在位四十七年其紀元

自咸熙改太康又改大安皆盡十年然後爲壽昌至七年終予家所藏遼石刻作壽昌者多矣文字完好灼然可信且遼人謹於避諱道宗爲聖宗之孫斷無取聖宗諱紀元之理此遼史之誤不可不改正

西遼紀年

西遼世次紀年唯見于遼史天祚紀末它書皆無之今當以遼史爲正紀云大石以甲辰歲自立改元延慶即宋宣和六年在位二十年而殂則宋紹興十三年癸亥也其妻稱制號感天太后當是紹興十四年甲子稱制七年而卒則宋紹興二十年庚午也大石子夷列嗣位在紹興廿一

年辛未立十三年而殂則宋隆興元年癸未也其妹稱制
號承天太后當在宋隆興二年甲申稱制十四年而被殺
則宋淳熙四年丁酉也夷列子直魯古嗣位在宋淳熙五
年戊戌立三十四年而爲乃蠻所滅則宋嘉定四年辛未
也遼史稱大石建號萬里之外雖寡母弱子更繼迭承幾
九十年以大石在位廿年合之二后二主年數恰八十八
年然則延慶當有十年併康國十年乃合在位廿年之數
唯遼史於延慶三年建都之後即云改延慶爲康國元年
又云康國十年歿似大石在位止十二年明人續綱目續
通鑑者大率因此致誤曾不一檢照後文何也商氏續綱

目薛氏王氏續通鑑所載歲月俱未足信
遼史紀西遼之亾云直魯古在位三十四年時秋出獵乃蠻主屈出律以伏兵八千擒之而據其位襲遼衣冠尊直魯古爲太上皇朝夕問起居以侍終直魯古死遼絶初不言其年何干支也諸家編年書皆系以辛酉當宋嘉泰元年不知何據予謂欲知直魯古之亾當先究乃蠻之世系乃蠻與蒙古接壤數相攻擊其事迹畧見于元史初不與西遼爲鄰也屈出律者太陽罕之子太陽罕以甲子歲爲元太祖所殺丙寅元兵復征乃蠻擒太陽罕之兄卜魯欲罕而屈出律出奔也兒的石河上戊辰冬元再征屈出律

屈出律奔契丹契丹即西遼戊辰在辛酉後八年其時西
遼尚無恙則謂亾於辛酉者不可信一矣元史太祖四年
己巳畏吾兒國來歸而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傳亦云臣于
契丹歲己巳聞太祖興朔方遂殺契丹所置監國等官則
己巳歲西遼尚存謂亾于辛酉者不可信二矣西遼與蒙
古未交兵故元史不載直魯古之滅然遼史所述三主兩
后在位年數分明自甲辰至于國亾計八十八年其干支
當爲辛未非辛酉也辛未爲元太祖之六年正在屈出律
奔契丹之後若辛酉歲則屈出律之父尚在何由奪西遼
而有之謂西遼亾于辛酉不可信三矣長春眞人西游記

記西遼事頗詳云自金師破遼大石林牙領眾數千走西北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傳國幾百年乃滿失國依大石謂大石之後即直魯古也士馬復振盜據其土既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亡其云乃滿即乃蠻也其云失國依大石即屈出律奔契丹事其云士馬復振盜據其土即謂直魯古被擒屈出律襲遼衣冠而據其位也長春西游親到西遼舊都距西遼之亡僅十餘歲所言必得其實乃蠻失國在元太祖戊辰歲而直魯古之被擒又在其後則謂亡于辛酉不可信四矣聖武親征記屈出律以數人奔契丹王菊兒汗菊兒汗即直魯古也遼史大石以甲辰歲

二月五日卽位號葛兒汗于孫蓋世襲其號元史曷思麥
里傳初爲西遼濶兒汗近侍曰濶曰菊與葛音皆相近曷
思麥里亦直魯古舊臣元太祖西征率屬迎降從大將哲
伯爲先鋒攻乃蠻克之斬其主曲出律卽屈出律蓋爲直魯古
報讎其事當在太祖庚辰歲與戊辰屈出律奔契丹相去
十有三年或據此文疑屈出律爲元兵所斬無奔契丹事
者非也知菊兒汗卽直魯古則直魯古之失國必在元太
祖之世謂亾于辛酉不可信五矣諸家編年所以誤者由
于不信大石在位有二十年而遼史本有似相矛盾之處
既云以甲辰歲卽位改元延慶矣又云延慶三年班師東

歸馬行二十日得善地建都城號虎思斡耳朶改延慶爲
康國元年又云康國十年殁似大石祇有十二年與在位
二十年之文不合旣滅大石之年則直魯古之滅不得不
移前數年矣今按西游記云大石領衆走西北移徙十餘
年方至此地是大石建都之前稱尊號者已十餘年矣因
建都而改元又十年而殁豈非在位二十年乎且大石之
西奔在保大三年癸卯七月大石旣自立爲王必不承保
大之號次年甲辰二月改元延慶固其宜也史云明年二
月甲午以青牛白馬祭天地祖宗整旅而西蓋即改元之
日旣而兵行萬里乃至尋思干城與忽兒珊大戰敗之駐

軍尋思干凡九十日囘囘國王來降又西至起兒漫文武
百官冊立爲帝距甲辰改元之時葢已久矣改元在前稱
帝在後遼史以改元稱帝爲一事固非其實諸家書移於
乙巳亦出臆揆且自乙巳至辛酉不過七十七年與遼史
更繼迭承幾九十年之語不相剌謬乎愚謂大石官爲林
牙頗通今占其改元也假興復之名以號召諸部必不遽
稱帝也延慶改元當在甲辰之春其時猶未至西域若稱
帝則當于延慶三年葢用漢昭烈晉元帝故事俟天祚凶
問至而後百官勸進耳若建都改元康國則必在延慶十
一年西游記所謂移徙十餘年方至此地者也如是則大

石卽位二十年本無可疑大石之年定而直魯古之以必在辛未而不在辛酉亦決然可信遼史雖有乖舛而可信者猶大半諸家云云則臆決附和之談置之勿論可矣萬斯同紀元彙攷云耶律大石延慶元年乙巳康國元年丁未大石妻咸清元年丙辰大石子夷列紹興元年壬戌夷列妹崇福元年甲戌夷列 子直魯古天禧元年戊子其三十四年辛酉爲乃蠻所擒與續綱目諸書同遼史但云大石在位二十年感天太后稱制七年夷列在位十三年承天太后稱制十四年據紀年表則康國之十年卽咸清之元年咸淸之七年卽紹興之元年紹興之十三年卽崇

禧元年是三世皆未踰年而改元矣而于天禧元年書十二月承天后被殺夷列子直魯古立則是承天后稱制實十五年與遼史尤不合

金史衛紹王紀

衛紹王一朝記注亾失今見於紀者元中統三年王鶚所采摭然亦未可盡信如大安二年十二月辛酉朔日有食之郎宋嘉定三年宋史紀志是年六月丁巳朔日食初無十二月日食事紀不書六月之食而書於十二月已爲謬舛且以次年正月乙酉朔推之此月朔斷非辛酉也元和李尚之疑此朔當在前一年然宋史是月亦不言日食

齊乘濟陽縣大定六年大定當作泰和避金主允濟諱改曰清陽允濟遇弑復舊名孫慶瑜豐閏縣記云大定間改永濟務爲縣大安初避諱更名豐閏此二事皆在衛紹王朝想濟南府亦當更名而史失其傳矣

金史義例未當

金史酷吏止二人高閭山死于國事可掩其酷刑之咎則酷吏傳可不立也宣宗以後近侍頗干政事然金之近侍皆世家子弟爲之於宦者無預也宦者亦止二人梁珫可入佞幸傳宋珪可附見奉御絳山傳則宦者傳亦可不立也張邦昌王倫宋史有傳不當又入金史崔立當入叛臣

傳不當儕于列傳張僅言非叛黨不當附張覺傳

金人多二名

金人多二名一從本國名一取漢語史家不能悉載如元史按竺邇傳所載金會州守將郭斌即金史忠義傳之郭蝦蟆也交聘表所載使宋賀正旦生辰諸臣以宋史本紀證之往往姓同名異金表多國語宋紀則其漢名也

地理志失載鞏昌府

完顏仲德傳正大六年移知鞏昌府兼行元帥府事鞏州升鞏昌府地理志失書

一地異文

哀宗紀前書大元進兵嶢峯關後書九月中徵兵會于饒豐關嶢峯饒豐卽一地也郭蝦蟆傳作饒風關與元史同完顏合達傳作饒峯關

南遷錄

金人南遷錄題云著作郎張師顏撰陳直齋謂其歲月牴牾不合今攷其所述年號事迹如云興慶二年十一月立皇太孫四年正月世宗晏駕太孫登極逾月改元天統天統四年十一月誅鄭王允蹈五年正月愛王據城叛泰和十四年七夕章宗爲牛刀兒所弑頒遺詔立磁王允明爲皇太叔七月八日磁王卽位十五日爲內侍趙元德等所

弑大臣議濰王允文世宗第六子次當立十八日濰王即
位謚磁王爲明宗八月愛王自立謚其父鄭王爲明宗十
一月愛王薨北國主立其子雄爲三大王天定二年辛未四
月策進士五年甲戌正月八日上宴駕百官議淄王允德世
宗第八子當立十日即帝位五月葬德宗于福壽陵以金
史紀傳校之全不相應大約南宋好事者妄作

十駕齋養新錄卷第九

錢大昕學

元史

元史纂修始於明洪武二年以二月丙寅開局八月癸酉告成計一百八十八日其後續修順帝一朝於洪武三年二月乙丑再開局七月丁未書成計一百四十三日綜前後廑三百三十一日古今史成之速未有如元史者而文之陋劣亦無如元史者蓋史爲傳信之書時日促迫則攷訂必不審有草剏而無討論雖班馬難以見長況宋王詞華之士徵辟諸子皆起自艸澤迂腐而不諳掌故者乎開

國功臣首稱四傑而赤老溫無傳尙主世胄不過數家而鄆國亦無傳丞相見於表者五十有九人而立傳者不及其半太祖諸弟止傳其一諸子亦傳其一太宗以後皇子無一人立傳者本紀或一事而再書列傳或一人而兩傳宰相表或有姓無名諸王表或有封號無人名此義例之顯然者且紕繆若此固無暇論其文之工拙矣

元初世系

元史太祖紀述其先世自孛端叉兒始據祕史則孛端叉兒之前尙有十一世最初曰巴塔赤罕二世曰塔馬察三世曰豁里察兒蔑兒干四世曰阿兀站孛羅溫五世曰撒

里合察兀六世曰也也客你敦七世曰撏鎖赤八世曰合兒
出九世曰孛兒只吉歹蔑兒干今蒙古以博爾濟吉特爲
貴族即孛兒只吉歹之轉也蔑兒干華言善射也十世曰
脫羅豁勒眞伯顏十一世曰朶奔蔑兒干史作脫奔哶哩犍即孛
端乂兒之父也祕史乂作察宗室世系表云元之世系藏之金
匱石室者甚祕外廷莫能知也其拄史官固特其槩而攷
諸簡牘又未必盡得其詳則因其所可知而闕其不知亦
史氏法也史臣未見祕史故於元初世系頗漏略
孛端乂兒之孫蔑年土敦即紀表之哶麻篤敦也生七子
其五人史闕其名今據祕史蔑年土敦生子七人曰哈出

曲魯克曰合臣曰合赤兀曰合出刺曰合赤溫曰合闌歹曰納臣把阿禿兒哈出曲魯克即史之旣拏篤兒罕也有子曰海都其母曰那莫侖（史作莫拏倫）是那莫侖爲哈出曲魯之妻而史以莫拏侖爲咩麻篤敦妻其不合一也哈赤曲魯克有子海都爲世嫡其餘六人亦各有子孫别爲族姓而史乃謂押刺伊而部殺莫拏倫及其六子滅其家唯納眞（即納臣）爲贅壻故不及難其不合二也祕史不言與押刺伊而部爭戰之事本紀疑未可信（祕史屯必乃止一子世系表以爲六子列葛不律寒于第六似誤以蔑年土敦之子爲屯必乃子）

祕史海都生三子曰伯升豁兒多黑申（史作拜姓忽兒）曰察刺孩

領忽曰抄眞斡兒帖該伯升豁兒多黑申生一子曰屯必乃薛禪(史作敦必乃)屯必乃生三子長曰合必勒合罕(史作葛不律寒)合罕之號自此始合必勒有子七人次子把兒壇把阿禿兒(史作八里丹)郎也速該之父也合必勒合罕殁遺言以從兄想昆必勒格之子俺巴孩爲合罕(史作咸補海罕)即察剌孩領忽之孫是爲泰赤烏氏俺巴孩與塔塔兒部結婚親自送女被執獻于金金人殺之部人立合必勒合罕之第四子曰忽圖剌合罕忽圖剌殁而太祖繼稱成吉思合罕蓋在王罕未敗之日先稱合罕者一部之長後稱皇帝則諸部之長矣

太祖紀

太祖紀十年木華黎攻北京金元帥寅荅虎烏古倫以城降按東平王世家作烏古倫寅荅虎烏古倫者寅荅虎之氏非兩人也史臣不辨姓名顚倒其文遂若別有一人（史天祥傳作北京留守銀荅忽同知烏古倫）

萬奴

太祖紀十年金宣撫蒲鮮萬奴據遼東僭稱天王十一年蒲鮮萬奴降既而復叛僭稱東夏按東平王世家癸巳（太宗五年）王與皇子貴由攻完顔萬奴于遼東平之完顔萬奴金內族也自乙亥歲聚衆據東海號東夏至是凡十九年而

滅此萬奴之氏一以爲蒲鮮一以爲完顏未審孰是木華黎傳與世家同金史宣宗紀作蒲鮮太宗紀但書平萬奴而不言皇子貴由國王塔思當據世家補之

伐西夏事差一年

太祖紀十三年是年伐西夏圍其王城夏主遵頊出走西涼此金興定二年宋嘉定十一年也陳桱通鑑續編薛應旂宋元通鑑皆在前一年今按金宣宗紀興定二年正月陜西行省獲歸國人言大元兵圍夏王城李遵頊命其子居守而出走西涼夏與金相去遼遠而金人於是年正月已傳問知之則必是前一年事元紀誤

李全事誤

二十年武仙以眞定叛董俊判官李全亦以中山叛按金元之際有三李全一爲益都行省郎璮之父也一爲冠氏元帥見趙天錫傳本名泉詳見後一見董俊傳云已卯權知中山府金將武仙據眞定俊率衆夜入眞定逐仙走之庚辰春金大發兵益仙治中李全叛中山應之庚辰者元太祖十五年也全之叛蓋在武仙未降元以前紀乃書於仙既降又叛之後失之甚矣

旭烈兀大王

旭烈兀大王睿宗第六子一作煦烈憲宗壬子歲受命討

西域癸丑至木乃兮國下其城百廿丙辰破乞都卜城丁
巳破兀里兒城乞石迷國來降得三百餘城又西至大房
下其城百八十五戊午命將西渡海收富浪西南至石羅
子賓鐵皆降之已未破兀林降其城百廿又西南至乞里
灣降之西域平遣使告捷而憲宗崩遂留鎮其地至元辦
僞錄云今煦烈大王皇帝親弟鎮守西域在尋思干西南
雪山之西使命往還來往不絕
靖遠王合贊者旭烈兀大王之孫至元二十七年封黃溍
撰海運千戶楊君墓誌云君諱樞大德五年君年甫十九
致用院俾以官本船浮海至西洋遇親王合贊所遣使臣

那懷等如京師遂載之以來那懷等朝貢事畢請仍以君
護送西還丞相哈剌哈孫如其請奏授君海運副千戶佩
金符與俱行以八年發京師十一年乃至其登陸處云忽
魯模思云是役也君往來長風巨浪中歷五星霜凡舟楫
糗糧物器之須一出于君不煩有司旣又用私錢市其土
物白馬黑犬琥珀蒲萄酒蕃鹽之屬以進按元史成宗紀
大德八年七月諸王合贊遣使來貢珍物卽其事也地理
志西北地附錄有云忽里模子者卽忽魯模思之轉也

罕勉力卽哈喀

罕勉力卽今之哈喀也亦曰哈迷里元典章延祐六年四

月欽奉聖旨節該如今亦都護爲頭畏吾兒的斤帖林爲
頭哈迷里除致傷人命姦盜公事交管民官歸問者其餘
軍帖差發不揀甚麼合對問公事有呵朶歹等都護府官
人每等者管民官休侵犯者外據畏吾兒哈迷里每自己
其間裏公事有呵委付來的頭目斷者若與百姓每有相
爭的公事呵委付來的頭目每與各城子裏官人每一同
歸斷者若無畏吾兒哈迷里頭目每呵管民官依例斷者
元史巴而术阿而忒的斤傳前云征罕勉力鎖潭囘囘諸
國後云還鎮火州屯于州南哈密力之地其實一也的斤帖林
蓋哈迷里之部長

尋思干

尋思干本回回故地亦作邪米思干長春西游記云邪米思干大城大石有國時名爲河中府是也太祖紀十五年夏五月克尋思干城又云十六年春帝攻卜哈兒薛迷思干等城似乎重出攷西游記言乃滿卽乃蠻失國依大石士馬復振盜據其土繼而算端西削其地天兵至乃滿尋滅算端亦亾然則十五年所克者乃蠻主屈出律簒西遼而據其地者也旣克之後復背蒙古而附算端故次年再攻之算端卽算灘回回部長之號亦作遜丹元遺山大丞相劉氏先塋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歷古續兒國訛

夷朶等城戰合只破之遂征遜丹之斜迷思即邪米思干於普花兒拒印度嗔木連破其軍二十萬與元紀略同蓋屈出律雖篡奪猶襲遼衣冠不改國號故有西遼之稱其云古續兒國殆以西遼主世襲菊兒汗之號續菊音相近而訛夷朶即遼史之斡耳朶乎屈出律篡國未久人懷反側故取之甚易回回則世守其地部落衆多非旦夕可以成功

趙世延楊朶兒只皆色目

列傳第五卷至三十二卷皆蒙古色目人第三十三卷至七十五卷皆漢人南人也趙世延雍古部人即按竺邇之孫蓋色目人也而與漢人同列誤矣楊朶兒只西夏人元

時稱夏人爲唐兀氏唐兀亦色目三十一種之一其人各自有姓如李恒高智耀來阿八赤皆列于色目則朶兒只亦當爲色目人矣耶律石抹完顏粘合烏古論皆遼金舊族元時謂之漢人漢人有官至宰執者而南人不得入臺省順帝時稍用南人而入參政者僅危素一人耳漢人南人之分以宋金疆域爲斷江浙湖廣江西三行省爲南人河南省唯江北淮南諸路爲南人

不只兒郎布智兒

布智兒傳憲宗以布智兒爲大都行天下諸路也可扎魯忽赤按憲宗紀以牙老瓦赤不只兒等充燕京等處行尚

書省事世祖紀憲宗令斷事官牙老瓦赤與不只兒等摠天下財賦于燕所云不只兒者卽布智兒也大都卽燕京扎魯忽赤卽斷事官（見職官志）不只與布智聲相近譯音無定字也昔里鈐部月乃合布魯海牙傳作卜只兒（今本布魯海牙傳誤卜爲十）

祖孫同號

賽典赤回回貴族之稱贍思丁爲中統至元名臣紀傳皆稱賽典赤而不名其孫伯顏事成宗爲平章政事宰相表至元三十年至大德七年俱有平章賽典赤名惟元貞二年平章有伯顏無賽典赤葢賽典赤卽伯顏非兩人也葢

襲其祖之號

延祐四年正月肆赦詔

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詔朕仰惟太祖皇帝聖訓若曰應天順人惟以至誠保安天下宜遵正道重念列聖繼承丕祚我世祖皇帝混一之初顧予菲德懼弗克荷不遑寧處比者忽失剌年屬幼弱聽信憸人阿思罕等謀爲不軌搆亂我家已爲行省行臺管軍官等將叛賊阿思罕敎化徹里哥思等斬首以徇其同謀及脅從者欲盡加誅有所不忍宜推曠蕩之恩開以自新之路可大赦天下自延祐四年正月初十日昧爽以前除殺祖父母父母不赦外其餘

常赦所不原者罪無輕重咸赦除之若有避罪逃從逆黨或竄匿民間及嘯聚山林者赦書到日限一百日内許令出首與免本罪限外不首復罪如初於戲赦過宥罪惟期反側之安發政施仁聿底隆平之治敢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咨爾有衆體予至懷此詔稱忽失剌者卽元史之和世㻋明宗名也仁宗紀不載此詔葢天曆以後史官諱而削之也仁宗受位於其兄乃不立兄子而立其子固有愧宋穆公之讓而明宗出鎭雲南卽於途中興兵犯闕其罪尤難掩今錄元典章所載詔書以補本紀之闕且著明宗之罪

明宗紀載同謀諸臣無徹里哥思名

本紀失書廷試進士兩科

延祐初始行科舉自後廷試進士狀元某某等若干人皆書於帝紀惟順帝元統元年賜同同李齊等百人至正十七年賜倪徵王宗嗣等五十一人紀並失書蓋順帝無實錄案牘不備史臣又非一手紀與志不相檢照者多矣元時廷試例以三月七日獨元統元年春順帝尚未即位遲舉志雖載同同等賜及第出身而未詳廷試之期予嘗得是年進士錄讀之乃知廷試在九月三日此可補史文之闕

三公宰相表脫一年

三公宰相兩表俱脫至順三年今以紀攷之三公則燕鐵木兒太師伯荅沙太傅伯顏太保也宰相則右丞相燕鐵木兒平章政事欽察台阿里海牙伯撒里禿兒哈帖木兒撒迪右丞闊里吉思左丞趙世安也又泰定帝以致和元年七月崩其九月文宗自立于大都改元天曆表從通鑑例不書致和而書天曆尚爲有說然九月以前三公宰輔皆朝廷所命自當大書於表今皆削而不書毋乃獎亂而無是非之心乎

元史不諳地理

宋時州有四等曰節度曰防禦曰團練曰刺史亦曰軍事節度

爲三品州防團爲四品州軍事爲五品州凡除節度防禦團練使刺史者皆不之任唯差京朝官知軍州事俱爲親民之官而班資有崇卑故宋志於每州之下繫以節度及防禦團練軍事之名節度又有軍號如大名府稱天雄軍兖州稱泰寧軍之類而防團則無之故節度必繫以某軍此係官制無關地理而宋時諸州又有由軍事防禦升節度者史家省文或書升某州爲某軍如元符三年升端州爲興慶軍政和七年升鼎州爲常德軍之類此由散州升爲節度州州牧改用大僚而州名仍如其舊非改州爲軍也然宋時牧守又有府州軍監四等而軍監在州之下守

臣以知軍繫銜如京東之淮陽軍京西之信陽軍淮南之
盱眙軍浙西之江陰軍此則唐以前所未有而志地理沿
革者所當討論矣元時改府州爲路既無節度防禦虛銜
則志地理述前代沿革如升州爲節度直可一筆勾之耳
宋志每州之下又有郡名此沿九域志之文不過爲王公
等封爵之用大約襲唐之舊而五代以後增設者舊未有
郡名政和修九域志又復加之此有司文具尤無當於地
理沿革之數者也修元史者皆草澤腐儒不諳掌故一旦
徵入書局涉獵前史茫無頭緒隨手撏撦無不差謬偶舉
數條以當笑柄如滑州自唐宋訖金元無異名而志乃云

唐改靈昌郡宋改武成軍元仍爲滑州攷唐志雖州郡兼
稱而改州爲郡不過天寶至德十餘年耳乾元以後仍爲
滑州豈可以此十數年槩唐一代且改州爲郡十道皆同
不得謂滑改而它州不改也武成爲節度軍額而滑之升
節度始于唐本號義成軍宋太宗時避諱乃改武成作志
者并唐方鎮表亦未讀矣隨州亦唐所置而宋因之其稱
崇信軍者節度軍號非改州爲軍也棗陽本隨州屬縣南
宋升爲棗陽軍則與隨州各爲一郡矣而志乃云宋爲崇
信軍又爲棗陽軍此兩軍者一爲虛銜一爲實土而混而
一之既已不分皁白且棗陽與隨各自爲郡而强合之又

云復因兵亂遷徙無常欲以彌縫其失眞癡人說夢矣河中府自唐中葉已爲節鎮稱護國軍而河中府之名不改宋金皆因之志乃云宋爲護國軍金復爲河中府不知宋金皆稱河中府與唐無異護國軍之號自唐五代宋金亦未有異宋非廢府而稱軍金亦未嘗去護國軍之號志中此類甚多舉之不勝舉也

宋時州有節度防禦團練刺史四等以是分州之大小如今制州縣分繁簡耳單本刺史州後升爲團練其州名仍舊也志乃云後唐改爲單州宋升團練州是誤仍團練爲名矣史臣之不學如此豈不貽笑千古

志又云濟寧路唐麟州周於此置濟州按元之濟寧路治鉅野縣在唐則爲鄆州之鉅野縣耳唐志雖云武德四年以縣置麟州五年州廢然唐有國三百年其稱麟州者僅一年豈可以此槩一代乎宋承後周之舊濟州眞治鉅野矣乃置之不道又何說也志于濟州下又云唐以前爲濟北郡治單父唐初爲濟州又爲濟陽郡仍改濟州周瀕濟水立濟州宋因之此條尤可怪異夫元之濟州治任城唐之濟州則治盧即隋之濟北郡也元和以後省濟州以盧縣隸鄆州自是無濟州之稱矣後周始于鉅野立濟州盧與鉅野邈不相涉豈可溷而爲一周瀕濟水立濟州一句

當書于濟𥁞路亦不當在此條也唐以前濟北郡治單父不知何據攷太平寰宇記單州單父縣後魏嘗置北濟陰郡或因是誤仞爲濟北郡邪

郴州之郴陽縣志云舊爲敦化縣至元十三年改今名子向頗疑之謂湖南舊爲宋土而敦字犯宋廟諱且宋志郴州倚郭爲郴縣非敦化也頃見王象之輿地紀勝引寰宇記云晉天福初避廟諱改郴州爲敦州改郴縣爲敦化漢初州縣名悉復舊是敦化之名乃石晉所改未幾卽廢而元史臣乃以爲至元十三年改敦化爲郴陽眞可笑也

漢人八種

陶九成輟耕錄載漢人八種曰契丹曰高麗曰女直曰竹因歹曰朮里闊歹曰竹温曰竹赤歹曰渤海按遼金元三史唯見契丹女直高麗渤海四國餘未詳攷元史鎮海傳從攻塔塔兒欽察唐兀只温契丹女直河西諸國只温葢即竹温之轉歟

咸寧字誤

地理志興和路有咸寧縣元初隸宣德府中統三年來屬咸寧當是威寧之譌金志撫州有威寧縣承安二年以撫州新城鎮置元之興和路即金撫州則咸寧之爲威寧信矣劉伯林傳金末爲威寧防城千戶即此縣也

興德字誤

保安州金爲興興德府興興德當作德興石高山傳德興府人

金志本作德興

迦堅茶寒

太宗紀九年丁酉春獵于揭揭察哈之澤其年四月築埽隣作迦堅茶寒殿揭揭察哈郎迦堅茶寒也譯音無定字史家不能攷正後世遂以爲兩地矣地理志迦堅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餘里

太宗三萬戶名不同

王惲撰史忠武公家傳云太宗卽位朝議方遐三大帥分

統漢地兵上素聞公賢以杖麾公及劉黑馬蕭札剌居右詔爲萬戶其居左者悉爲千戶長姚燧撰邸澤神道碑云國初以二萬戶鎭撫中夏右則劉伯林黑馬之父軍秦左則粘合重山軍燕顧戍則益太尉史忠武公天澤爲眞定河間濟南東平大名五路萬戶於中顧戍謂太宗也盖用漢書賈誼語元史劉黑馬傳太宗卽位始立三萬戶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天澤次之三書所述劉史兩萬戶並同若蕭札剌爲石抹也先之子石抹氏卽蕭氏與粘合重山初非同族元史粘合重山傳中無重喜名史別有重喜傳又不云爲萬戶王姚二君皆習于掌故史家爲黑馬立傳亦必本諸家狀不知何以互異

若此耶律禿花傳統萬戶札剌兒劉黑馬史天澤伐金此札剌兒即蕭札剌也石抹也先傳作查剌與王惲所稱三萬戶正合劉黑馬傳又云增置七萬戶仍以黑馬爲首重喜史大澤嚴實等次之此七萬戶之名史家止舉其四餘無攷

也可太傅

食貨志歲賜篇有也可太傅按邪律禿花傳拜太傅總領也可那延封濮國公郎志所稱也可太傅也蒙古語大爲也可凡官名也可者第一之稱此志有也可怯薛職官志有也可札魯忽赤皆取第一義

四怯薛

兵志太祖功臣博爾忽博爾朮木華黎赤老溫號掇里班曲律猶言四傑也太祖命其世領怯薛之長怯薛者猶言番直宿衛也每三日而一更申酉戌日博爾忽領之爲第一怯薛即也可怯薛博爾忽早絶太祖命以別速部代之非四傑功臣之類故太祖以自名領之云也可者言天子自領之也亥子丑日博爾朮領之爲第二怯薛寅卯辰日木華黎領之爲第三怯薛巳午未日以赤老溫領之爲第四怯薛赤老溫後絶其後怯薛常以右丞相領之食貨志歲賜篇則有也可怯薛有忽都荅兒怯薛有帖古迭兒怯薛有月赤察兒怯薛此至元二十一年事月赤察兒者博

爾忽之後絕而又繼然其次已在第四忽都荅兒帖古迭兒則不知何人之後矣

五部將名互異

濶濶不花傳歲庚寅當是庚辰太祖命太師木華黎伐金分探馬赤爲五部各置將一人濶濶不花爲五部前鋒都元帥歲丙申太宗命五部將分鎮中原濶濶不花鎮益都濟南按察兒鎮平陽太原孛羅鎮眞定肖乃台鎮大名怯烈台鎮東平

兵志中統三年三月詔眞定彰德邢州洺磁東平大名平陽太原衛輝懷孟等路各處有舊屬按札兒孛羅笑乃斛

濶濶不花不里合拔都兒等官所管探馬赤軍
石高山傳昔太祖皇帝所集按察兒孛羅窟里台孛羅海
拔都濶濶不花五部探馬赤軍金亾之後散居牧地多有
人民籍者
今按五部將之名唯孛羅濶濶不花二人無異文按察兒
卽按札兒肖乃台卽笑乃觧怯烈台卽窟里台不里合拔
都兒卽孛羅海拔都或有肖乃台而無不里合或有怯烈
台而無孛羅海似當以兵志爲正葢肖乃台本禿伯怯烈
氏故又有怯烈台之稱或稱肖乃台或稱怯烈台其實卽
一人耳史家疑孛羅海與孛羅爲重出故濶濶不花傳誤

分怯烈台以當五人之數今依兵志作不里合則犂然有別矣

汪世顯傳不可信

史家立傳往往徵采家傳碑志事迹多文飾不可信如汪世顯傳稱仕金屢立戰功官至鎮遠軍節度使鞏昌便宜總帥金平郡縣望風款附世顯獨城守及皇子濶端駐兵城下始率衆降皇子曰吾征四方所至皆下汝獨固守何也對曰臣不敢背主失節耳如傳所言則是袁昂馬仙琕之流也及讀金史郭蝦蟆傳則稱天興二年哀宗遷蔡州慮孤城不能保擬遷鞏昌以粘割完展爲鞏昌行省三年

春正月完展聞蔡已破欲安衆心城守以待嗣立者乃遣
人稱使者至自蔡有旨宣諭綏德州帥汪世顯者亦知蔡
凶問且嫉完展制已欲發矯詔事因以兵圖之然懼蝦蟆
威望乃遣使約蝦蟆并力破鞏昌使者至蝦蟆謂之曰粘
割公奉詔爲行省號令孰敢不從今主上受圍于蔡擬遷
鞏昌我輩既不能致死赴援又不能叶衆奉迎乃欲攻粘
割公先廢遷幸之地上至何所歸乎汝帥若欲背國家任
自爲之何及于我世顯卽攻鞏昌刼殺完展送款于大元
復遣使者二十餘諭蝦蟆以禍福不從是世顯以偏裨戕
主帥背主嗜利乃小人之尤者且久通款于蒙古何待潤

端兵至始率衆降乎蘇天爵名臣事略誤信其家傳書之
明初史臣又承天爵之誤不加訂正畢尚書沅續通鑑稿
成甞屬予參校因爲辨證之

鄧州移復

趙范之失襄陽始于趙祥以鄧州叛而宋史諱不書元史
太宗紀八年命鄧州趙祥從皇子曲出充先鋒南伐亦不
詳趙祥降附本末今據姚燧所撰鄧州長官趙公神道碑
云祥字天麟其先居代之繁時金末去其鄉三徙爲蔡之
平輿人天興播蔡倡義兵數千爲帥甲午金亾將麾下步
騎數千人宋時襄陽閫制閫授信效左軍統制後制閫厭

降將多叵測謾爲受犒欲盡阬之大將江海諫曰人窮來歸誅之不義又吾閫所節度四十五軍半北人今此加誅則吾軍北人各有異心矣漢北之州鄧爲近去吾閫程再日耳乘彼虛棄未戍盡遣是衆先之在彼有生降之德在我有復地之利一舉而得兩者也閫然之别遣路鈐呼延實將若干人爲監來戍至則與實不相得軍士譁譟皆言制閫不足爲盡力明年乙未十月大兵略地漢上集將佐南門公抱劒前曰始吾入宋求活吾麾下數千人與若妻孥而制閫欲以計殲之今幸出戍又令别將監之一旦誣以它罪無噍類矣誠不忍與若膾脯寇手心歸大朝後應

者斬統領徐海持不可立斷其首一軍皆呼抃受命馳造
實營執以出盟令呼宋兵投仗釋甲具車馬歸之襄陽乃
開門迎元兵居再月太子南征還過敎以是城甚近襄陽
力孤不能自完與均唐三州民徙洛陽之西三縣鄧治長
水均治永寧唐治福昌明年丙申襄樊亦徙洛陽其年入
覲特賜金符錦衣許出戰督軍入守字民辛丑授鄧州長
官奏以弟將州兵是州兵民始分後十二年癸丑史忠武
公經略河南始屯田漢上盡還徙鄧均唐襄樊五州民實
南公始復鄧時宋已築襄樊均皆設重兵三州民還者無
所於歸襄樊僑治州北均僑治西皆倚公爲援丙辰乞骸

骨不報明年疾卒年六十有一所述背宋歸元事極分明
漢上五州移徙事又可補地理志之漏略

胡土虎

太宗六年以胡土虎那顔爲中州斷事官七年遣皇子曲
出及胡土虎伐宋胡土虎又作忽都鐵邁赤傳又作忽都虎食貨
志又作忽篤華石抹明安傳案石抹明安傳次子忽篤華太宗
時爲金紫光祿大夫燕京等處行尚書省事兼蒙古漢軍
都元帥不云爲中州斷事官者史之脫漏也石抹氏自明
安至咸得不相繼爲燕京行省胡土虎蓋承其兄職及金
亾之後又令斷事中州括中原人戶當在其時矣石高山

傳云父忽魯虎從太祖定中原太宗賜以東昌廣東四十餘戶而食貨志忽都虎官人壬子年查認過廣平等處四千戶似卽一人豈石高山郎石抹明安之後史誤認石抹氏爲石氏耶

李全字誤

趙天錫傳云甲申彭義斌據大名冠氏元帥李全降之又云李全在大名結其帥蘇椿納金河南從宜鄭倜初疑同時有兩李全及讀元遺山千戶趙公神道碑乃知其人名泉史家以音相近譌爲全字遂與益都之李全相溷矣天錫以行臺公薦宣授行軍千戶見遺山碑而本傳不載益

以千戶爲不足書耳不知元初萬戶最爲領兵要職嚴實
雖爲行臺亦在七萬戶之列千戶佩金符較之萬戶佩金
虎符者僅降一等未可略而不書

月乃合

月乃合傳但云字正卿不言有兩名按元好問恒州刺史
馬公碑即慶祥云子男三人長三達次鐸刺次福海不審孰
爲月乃合

雍古

月乃合傳其先屬雍古部徙居臨洮之狄道金略地盡室
遷遼東祖把掃馬野禮屬徙靜州之天山按元遺山有恒

州刺史馬君神道碑即月乃合之父昔里吉思也其述世
系云出于花門貴族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葢
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略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
宗嘗出獵恍惚聞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
因罷獵而還敕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
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回鶻人梵唄之所有
之因取畫像進之眞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讚歎爲作福
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貰爲平民賜錢幣縱遣之
然則雍古部殆回鶻之別支乎回鶻即畏兀兒與回回不
同種金史馬慶祥傳先世自西域入居臨洮狄道似誤以

回鶻爲回回矣

劉敏傳

劉敏字有功宣德青魯人按元好問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云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青魯非縣名當刪碑稱字德柔以小字某行豈有功其小字歟抑以賜名玉出干爲小字歟

歲壬申太祖師次山西敏時年十二從父母避地德興禪房山兵至父母棄敏走大將憐而收養之碑云甲戌秋師次燕西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旣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

什伍爲偶公輒入座共食　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
來者公踠自陳主帥不見卹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
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與傳不同當以碑爲可信
帝征遼西諸國碑云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爲西遼遼西當
爲西遼之譌

元初十路

太宗二年始置十路徵收課稅使　燕京　宣德　西京
太原　平陽　眞定　東平　北京　平州　濟南
世祖中統元年立十路宣撫司　燕京　益都濟南　河
南　北京　平陽太原　眞定　東平　大名彰德　西

京　京兆

宣聖配享

元初釋奠先聖以顏孟配享蓋用宋金舊制至延祐三年始增曾子子思配享則依宋咸淳三年新制也祭祀志所載儀注止有詔兗國公鄒國公神位前不及郕沂二公此延祐以前之制禮樂志大德十年命江淮行省製造宣聖廟樂器令翰林院新譔樂章自迎神至送神凡九章是時郕沂二公未與配享故無酌獻之曲本非欠闕史家誤增二公酌獻之曲注以為闕蓋失之不攷矣志又別載宣聖樂章凡十六章今攷諸宋史實皆襲用宋大晟舊詞唯郕

沂二公酹獻之章則舊詞所未有殆延祐以後補譔若大德所譔則固未嘗播之律呂也

泰定皇后

吳文正公年譜泰定元年七月中書會議司天監屬訐其官長所許二月皇后出殯係犯復日又葬日正犯聖算行年輕侮不敬致二后同日而崩刑部取罪狀中書奏兩院會議公曰云云此條元槧本有之而不載文正之議今刻文正集年譜并删此事矣攷元史泰定元年三月丙午册八八罕氏爲皇后此正宫皇后也此稱皇后出殯及二后同日而崩皆不見於紀蓋元世諸妃稱皇后者甚衆史不

能具載而吳澄之議云何亦無可攷矣

蒙古語

元人以本國語命名或取顏色如察罕者白也哈刺者黑也昔刺者黃也（亦作失刺）忽蘭者紅也孛羅者青也（亦作博羅）闊闊者亦青也（亦作擴廓）或取數目如朶兒別者四也（亦作掇里班）塔本者五也只兒瓦歹者六也朶羅者七也乃蠻者八也也孫者九也哈兒班荅者十也忽陳者三十也（亦作忽嗔）乃顏者八十也（亦作乃燕）明安者千也禿滿者萬也或取珍寶如按彈者金也（亦作阿勒壇）速不台者珠也（亦作碎不觧）納失失者金錦也（亦作納石失）失列門者銅也（亦作昔刺門）帖木兒者鐵也（亦作鐵木爾又作帖睦爾）

或取形相如你敦者眼也赤斤者耳也或取吉祥如伯顏者富也只兒哈郎者快樂也亦作只兒哈郎阿木忽郎者安也賽因者好也也克者大也蔑兒干者多能也一作默爾傑或取物類如不花者牯牛也亦作補化不忽者鹿也亦作伯忽巴而思者虎也阿爾思蘭者師子也脫來者兎也亦作討來火你者羊也昔寶者鷹也昂吉兒者鴛鴦也或取部族如蒙古台唐兀台遜都台瓮吉剌歹兀良哈歹塔塔兒歹亦乞列歹散朮歹亦作珊竹台肅良合亦作瑣郎哈謂高麗人也皆部族之名亦有以畏吾語命名者如也忒迷失者七十也阿忒迷失者六十也皆畏吾語此外如文殊奴普顏奴觀音奴佛家奴汪家奴眾家

奴百家奴醜廝醜驢和尚六哥五哥七十八十之類皆是俗語或厭其鄙俚代以同音之字如奴之爲訥驢之爲閭哥之爲格不過游戲調弄非有別義也

僧稱吉祥

予讀元史仁宗紀延祐六年二月特授僧從吉祥榮祿大夫大司空加榮祿大夫大司徒僧文吉祥開府儀同三司初未解吉祥之名後閱釋藏有至元法寶勘同總錄十卷奉詔編修者爲順德府開元寺佛日光教大師沙門慶吉祥平灤路水巖寺傳法輔教大師沙門恩吉祥執筆者爲大寶集寺傳法潮音妙辨大師沙門海吉祥眞定府興化

寺傳法通玄大師沙門温吉祥校勘者爲大都大憫忠寺
傳法通辨大師沙門瑞吉祥大都大昊天寺傳法玄悟大
師沙門習吉祥上都黃梅寺住持通慧大師沙門温吉祥
大都宏法寺通顯密二教演祕大師沙門澂吉祥大崇國
寺臨壇大德圓融崇教大師沙門演吉祥大聖壽萬安寺
臨壇大德崇教大師沙門應吉祥校證者濟寧路金山寺
妙辨通義大師沙門慶吉祥證義者大聖壽萬安寺傳大
乘戒臨壇大德沙門理吉祥宣授江淮釋教都總攝扶宗
宏教大師釋行吉祥聖壽萬安寺都總統佛覺普安大師
沙門揀吉祥宣授諸路釋教都總統道通眞智大禪師昭

吉祥乃知元時以吉祥爲僧之美號演吉祥名定演趙子昻爲撰碑者也

道童

至正中名道童而見於史者兩人一爲高昌人號石巖由平江路總管累遷江西行省左丞相謚忠烈在列傳一百四十四卷一爲唐兀人字德章自號賀蘭逸人至正十年爲江東廉訪使汪澤民傳至正十五年蘄黃賊犯宣州江東廉訪使道童雅重澤民日就之詢守禦計城得無恙此即唐兀之道童也其明年城陷澤民遇害史不言道童所終予嘗見江東憲司題名碑知其氏族記即澤民所撰稱

逌童爲甯夏中大 夫公薟元時稱西夏人曰唐兀氏甯夏本西夏地也

順帝後世次

元順帝以至正廿八年失大都北走又二年殂於應昌太子愛猷識理達臘嗣位上廟號曰惠宗明年改元宣光立八年而殂子脫古思帖木兒嗣位上廟號曰昭宗改元天元立十年爲其下也速迭兒所弒實洪武二十一年也又五傳至坤帖木兒皆被弒族人鬼力赤簒立去國號稱可汗從其舊俗明史成祖紀永樂六年諭本雅失里曰自元運既訖順帝後愛猷識里達臘至坤帖木兒凡六傳瞬息

之間未聞一人善終者蓋脫古思帖木兒之後坤帖木兒之前尚有三四傳其名不可攷矣明太祖紀洪武二十二年也速迭兒弑其主脫古思帖木兒而立坤帖木兒與成祖紀外國傳小異

高麗王二名

元初高麗王昛尚元尚主其子璋亦尚主賜蒙古名曰益智禮普化其後子孫相承皆有二名璋子燾曰阿剌忒納失里燾子禎曰不荅失里禎子昕曰八禿麻朶兒只禎弟祺曰伯顏帖木兒又名顓古元史外國傳自燾以後傳授事迹俱脫漏失書今取朝鮮史略參攷得之

王暠傳位事不足信

王璋本襲父封高麗王至大三年改封瀋王皇慶二年遣璋就國璋乃請辭位以長子燾爲征東行省左丞相而身留京師又以姪延安君暠爲世子葢欲兼兩王以燾承世封以暠承瀋王封也外國傳謂燾受遜位以仁宗皇慶二年四月封高麗王是年其弟暠立爲世子不知暠爲燾之從弟所受者瀋王世子非高麗世子此一誤也傳又謂燾傳其弟暠按仁宗紀延祐三年璋請傳瀋王位于世子暠許之而諸王表瀋王一條云高麗王暠泰定三年以駙馬襲封二文似互異今攷之乃知非誤葢璋雖以延祐三年

傳王位于暠而瀋王之印猶在璋所至泰定二年璋卒暠乃襲爵受印表所書者受印之歲紀所書者奏請之歲也暠受於璋非受於燾暠雖承瀋王之封而燾之爲高麗王如故也而史遂謂燾傳其弟又誤之甚矣據朝鮮史燾嗣立後至元五年薨子禎嗣淫縱無檢其臣曹頔謀廢之而立瀋王不克攸誅頔黨訴于朝明年徵禎四刑部久之得釋禎猶不悛至正三年遣使如高麗頒詔禎出迎縛之以檻車流于揭陽未至卒四年禎子昕嗣八年薨無子九年以禎庶子眡襲十一年詔廢眡而立禎之母弟祺其傳授分明如此暠卒於至正五年雖有奪嫡之志終以衆議不

可而止外國傳所書殊不可信

高麗王大順

諸王表瀋王凡三人其一云高麗王大順以駙馬封列于王璋王暠之前按高麗王無名大順者唯昛首尙主成宗紀亦有封昛、瀋陽王之文大順二字恐誤

史臣今修志傳姓名可攷者

五行志胡翰撰其序論載文集中外國傳則宋禧撰靜志居詩話載其寄宋學士詩云修史與末役之才媿羣賢強述外國傳荒疎僅成篇謂自高麗以下悉其手筆然此數篇最爲淺率觀其寄潛溪詩則荒疎之病无逸固未嘗自

諱也

明史

明史自康熙十八年開局纂修五十人皆以博學宏詞薦入翰林者也總裁官初用葉方藹張玉書其後湯斌徐乾學陳廷敬張英王鴻緒相繼爲總裁久之未成特勅廷敬任本紀玉書任志表鴻緒任列傳五十三年鴻緒列傳稿成表上之而本紀志表尚未就鴻緒復加纂輯雍正元年再表上之於是明史始有全稿乾隆初

詔修明史總裁官大學士張廷玉奏即以鴻緒稿爲本而稍增損之九年史成頒行天下葢閱六十餘年之久議論

平允攷稽詳核前代諸史莫能及也其例有刱前史所未有者如英宗實錄附景泰七年事稱郕戾王而削其帝號此當時史臣曲筆今分英宗爲前後兩紀而列景帝紀于中斟酌最爲盡善表之有七卿葢取漢書公卿表之意明時閣部並重雖有九卿之名而通政大理非政本所關則略之南京九卿亦閑局無庸表也閹黨前代所無較之姦臣佞幸又下一格特書以儆人臣土司叛服不常旣不可列于外國又不可廁於列傳故皆別而出之石砫秦良玉以婦人而列武臣之傳嘉其義切勤王不以尋常土司例之也

程濟

永樂四年二月辛巳唐府長史程濟韓府長史司典簿魏居敬犯夜禁兵馬司請送法司特命宥之此與世所傳建文從亡之程濟未知即一人否（程濟事見於鄭曉遜國臣記）

洪武鈔

永樂實錄洪武三十五年（即建文四年）十一月戶部尚書夏原吉言寶鈔提舉司鈔板歲久篆文銷乏且皆洪武年號明年改元永樂宜併更之上曰板歲久當易則易不必改洪武爲永樂朕所遵用皆太祖成憲雖永用洪武可也

世襲五經博士始于明

曲阜孔氏正德元年授孔聞禮始主子思子祀事
衢州孔氏正德元年授孔彥繩始
顏氏景泰三年授顏希惠始
孟氏景泰三年授孟希文始
曾氏嘉靖十八年授曾質粹始
仲氏崇禎十六年授仲于陛始
周氏景泰七年授周冕始濂溪先生十二代孫
程氏景泰六年授程克仁始伊川先生十七代孫也明道
先生後失傳崇禎三年復增博士一人以伊川裔孫程接
道爲之使奉明道祀

張氏天啟二年授張文運始橫渠先生十四代孫也
邵氏崇禎三年授邵繼祖始康節廿七代孫也
建安朱氏景泰六年授朱梴始文公九世孫也
婺源朱氏嘉靖二年授朱墅始文公十一世孫

元後裔

元順帝以至正廿八年北奔又二年殂於應昌傳子及孫凡十有八年而爲其臣也速迭兒所弒又五傳至坤帖木兒不知于順帝何屬自後稱元後者並言出于太祖其世系均不可攷矣自坤帖木兒後有鬼力赤者篡立始去帝號自稱可汗永樂三年阿魯台殺鬼力赤迎元之後本雅

失里于別失入里立爲可汗十年爲瓦剌馬哈木所殺阿魯台立阿台爲可汗而馬哈木亦立荅里巴爲可汗自是達達有二可汗宣德九年瓦剌脫歡襲殺阿魯台欲自立爲可汗衆不可乃立元後脫脫不花爲可汗俾領阿魯台所部阿台竄居亦集乃路正統三年阿台爲脫脫不花所殺景泰二年瓦剌也先弑脫脫不花四年自立爲可汗六年爲阿剌知院所殺達達部長孛來攻阿剌求脫脫不花子馬兒可兒立之號小王子小王子之名自此始天順六年麻兒可兒復與孛來相攻麻兒可兒死衆共立馬古可兒吉思亦號小王子成化元年小王子與毛里孩先後入

河套未幾孛來弑馬古可兒吉思毛里孩殺孛來更立乜
可汗有斡羅出者亦居河套與毛里孩相仇殺毛里孩遂
殺其所立可汗而逐斡羅出入年滿魯都（一作滿都魯）入河套
自稱可汗九年敗走十三年死亦思馬因主其兵柄久之
亦死十九年以後入寇者稱迤北小王子而史失其名矣
宏治元年小王子奉書自稱大元大可汗十三年小王子
復居河套正德中數爲邊患嘉靖十一年小王子稍厭兵
乃徙幕東方稱察罕土門汗（見明史張學顏傳）聲譌爲土蠻其稱
插漢者卽察罕之異文也（李成梁傳插漢部長土蠻）隆慶以後俺荅諸
部皆封貢獨土蠻屈强東北塞外其名與傳授次序不可

得聞矣其族屬可見者從父黑石炭弟委正大委正從弟煖兔拱兎子伯言台周從子黃台吉見李成梁傳萬曆末察罕虎墩兔自稱林丹汗雄長東北塞外蓋即土蠻之族史言其祖打來孫始駐牧宣塞外俺荅方强懼爲所併乃徙帳于遼收福餘雜部四傳至虎墩兎豈打來孫即嘉靖徙幕之小王子乎趙國忠傳嘉靖廿一年再鎭遼東小王子打來孫以數萬騎寇錦州是打來孫即小王子之證也戚繼光傳俺荅已通貢獨小王子後土蠻徙居插漢地控弦十餘萬常爲薊門憂然則插漢者游牧之地土門汗者其號而打來孫者其名以其爲元裔故諸部尊之曰小王子其

改土門汗爲土蠻則當時文報之詞不欲其稱汗耳虎墩兔又稱插漢兒王子葢猶襲小王子之號合諸傳參之土蠻與插漢本非兩部斷可識矣

泰寧

兀良哈三衛洪武廿二年置成祖割大寧地與三衛自後雖常通貢而叛服靡常明史立朶顏傳以泰寧福餘附焉中葉以後但述朶顏事不及泰寧福餘今按李成梁傳有泰寧部長速把亥炒花李化龍傳李成梁殺泰寧速把亥其子把兎兒弟炒花據舊遼陽以北居兩河之中益結土蠻爲患麻貴傳泰寧炒花素桀驁九子各將兵是泰寧之

爲邊患尤甚于朶顔也速把亥死於萬曆十年把兎兒於二十二年入寇後亦死炒花則崇禎中尚存

河套

河套者漢朔方郡地在延綏邊外明初嘗設兵戍以曠遠內徙天順間毛里孩等三部始入爲寇然不敢久駐成化五年有阿羅出者始入居之外國傳以爲天順間六年孛羅忽渡河與阿羅出合七年乩加思蘭亦來居焉八年滿都魯入河套自稱可汗以乩加思蘭爲太師九年王越襲滿都魯等于紅鹽池大破之焚其廬帳諸部皆遁去

宏治元年小王子與伯顔猛可王等入貢漸往來套中爲

寇八年北部亦卜剌因王等入套駐牧十三年冬小王子復居河套正德五年亦卜剌與小王子相攻不勝竄西海九年小王子部長卜兒孩以內難復奔據西海嘉靖十一年小王子徙帳東方而吉囊俺荅遂據套內皆小王子從父行也二十二年吉囊死諸子狼台吉等散處河西勢既分而俺荅獨盛二十九年俺荅移駐威寧海子而吉囊子吉能居河套如故隆慶五年俺荅納款吉能與其姪切盡等亦請市封吉能都督同知久之吉能死子卜失兎嗣爲都督同知所屬四十二枝各相雄長東有沙計中有擺言太西有火落赤皆桀驁卜失兎徒擁虛名而已萬曆四十

一年卜失兎襲封順義王其子主套部亦稱吉能蓋蒙古多以號行吉囊亦號而非名子孫世襲其號囊能聲相近中國人强分之耳

順義王俺荅

俺荅既移駐威寧海子其秋遂犯京師終嘉靖之世無歲不有邊警隆慶四年冬俺荅之孫把漢那吉以俺荅奪其妻恚而來降總督王崇古請善遇之令俺荅縛送板升諸叛人俺荅因請封貢詔從之明年封俺荅爲順義王其弟昆都力哈（即老把都）子黃台吉（即辛愛）皆授都督同知賓兎台吉等十人授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十九人授指揮僉事

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授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授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授百戶名俺荅所居城日歸化萬曆十年俺荅卒十一年子黃台吉襲王改名乞慶哈十三年卒十五年子撦力克襲王封其妻三娘子忠順夫人三娘子即俺荅所奪把漢妻也歷配三王爲中國守邊諸部皆畏服之三十五年撦力克卒未有嗣忠順夫人卒所部仍效貢四十一年忠順卒封卜失兎爲順義王外國傳卜失兎爲撦力克未詳似是吉囊之後

譯音無定字

王崇古傳把漢自聘我兒都司女郎外國傳之襖兒都司

也北音我與襖相近

張學顏傳前稱察罕土門汗後稱土蠻土蠻即土門汗也

李成梁傳前稱大委正後稱一克灰正亦是一人蒙古語

大爲伊克亦曰一克王崇古傳俺荅妻一克哈屯蓋其大妻也元史作也可兵志作也可怯薛謂第一怯薛也委灰音相似也

李成梁傳有西部乂漢即插漢也亦即察罕見張學顏傳

大清一統志作察哈爾

外國傳有銀定歹靑亦作銀定歹成見蕭如薰達雲柴國

柱傳